

T5238.07/7671(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鉅文卷之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東屠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張衡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  
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  
潛服膺以永靖兮緜日月而不  
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  
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  
跌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  
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  
瓊枝繡幽蘭之

金文卷之四  
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美襲積以酷裂兮允塵邈  
而難虧旣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  
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側陋兮敢怠  
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  
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予  
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彼  
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且獲譴于羣弟兮  
啓金滕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曾煩毒以迷惑兮羗孰可以爲言已私沈憂而深

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  
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跼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信  
以周旋兮要旣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  
矩之圓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  
施而弗御兮繫驥裊以服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  
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于媚兮非  
余心之所嘗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辯  
貞亮以爲鞶兮離伎藝以爲珩昭綵藻以雕琢兮

璜聲遠而彌長淹栖遲以恣欲兮曜靈忽其西藏  
恃已知而華予兮鷓鳩鳴而不芳異一年之三秀  
兮適白露之爲霜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  
伉咨妬媿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萼而無  
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卽岐趾而  
臚情文君爲我端著兮欲飛遯以保名歷衆山以  
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  
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勗自疆  
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峽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

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呈遊塵  
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雕鸚競於貪婪兮我  
脩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  
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  
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昊之窮野  
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索而彰  
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扑而不傾留瀛洲而採  
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

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  
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  
乎稽山嘉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  
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末從兮翩續  
處彼湘濱流目眺夫阿衡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  
正之無懷兮託山坡以孤魂愁鬱鬱之茂遠兮越  
邛州而遠遨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  
芒爍而絳天兮水泫泫而涌濤温風翕其增熱兮  
怒鬱悒其難聊顛顛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而使舉  
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撫若華而  
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  
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  
而遂徂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白門而  
東馳兮云台行乎西墅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  
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棹龍舟以濟予會帝軒  
之未歸兮悵倘佯而延佇恹河林之萋萋兮偉關雎  
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穆天道其焉如曰近信

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  
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  
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  
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  
肆侈於漢庭兮卒銜卹而絕緒尉龙眉而郎潛兮  
逮三葉而邁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屈天以悅牛  
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闔謁賊而寧  
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羸臆識而戒

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在產而  
爲對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良叟患夫  
黎丘兮丁厥子而傳刃親所視而弗識乎矧幽冥  
之可信無絲擘以滓已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  
之孔明兮用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  
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焚惑次於他辰魏顛  
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弊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  
德懋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凋而已育有  
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

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惘愀而無儔  
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遊行積冰之皚皚  
兮清泉互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今拂穹岫之騷  
騷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寃而自糾魚矜鱗而并  
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  
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倬顛頊而宅幽庸織路於  
四垠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綵  
乎不周迅飈瀟其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越谿壩  
之洞穴兮漂通淵之砾砾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

羊之潛深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  
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  
鍾山而中休瞰瑤溪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  
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戴勝愁其旣歡兮  
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  
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嫵服而蛾眉舒眇婧之纖要  
兮褻雜錯之桂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皜以遺  
光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之玄黃雖色豔而賂  
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竝詠詩而



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雉鳩相  
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  
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嶠之巍巍兮臨  
繁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貝坻兮巨螭龍之飛梁登  
閬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瓊蘂以爲糧兮  
斟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  
滋人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旣垂穎而顧本  
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  
爐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來迓豐隆軒其震

靈兮列缺燁其照夜雲師黻以交集兮凍雨滂其  
灑途轆瑁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  
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劔揭  
以低昂冠岵岵其映蓋兮佩綌麗以輝煌僕夫儼  
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  
飄以飛揚撫軫軹而還睨兮心灼爍其若湯羨上  
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瑤以犍芝兮右  
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  
箕伯以函風兮澄澳忍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

鳴玉鑿之譽譽涉清霄而外遐兮浮戩矇而上征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閭使闢扉  
兮覲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  
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逮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  
斲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  
曰念哉旣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  
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間閭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  
閣之將將建罔車之慕慕兮獵青林之芒芒鬱威  
弧之拔刺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嶽伐河

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泛泛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  
搖攝提以低徊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  
纏蹇天矯媿連卷兮雜沓叢穎颭以方驤馘泊颺  
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盪凌驚雷之硠  
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濛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  
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  
俯視兮臨舊鄉之諳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  
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雖遊遨  
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閭闔兮降天途乘焱

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  
續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眩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  
豫兮卷滌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  
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  
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驅儒墨  
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  
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崧恭夙昔而不貳兮固終  
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讐兮懼余身之未勅苟  
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愆默無爲以凝志兮

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  
劬勞系曰天長地遠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願  
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  
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  
各不飛松喬高跼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  
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嵇康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  
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  
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  
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  
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  
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  
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  
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  
之益而望嘉穀於早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

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  
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  
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  
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  
餘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  
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  
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  
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

金文卷之四  
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  
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  
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  
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  
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日惑玄黃  
取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  
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  
平粹夫以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

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  
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劬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  
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  
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  
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  
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  
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  
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

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  
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從聞養生之事則斷  
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  
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  
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前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  
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  
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  
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  
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

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  
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旣以未效不求  
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  
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  
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  
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  
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  
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

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  
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  
庶可以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阮藉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  
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  
之山故世或謂之間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  
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  
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  
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勢墮魁然獨存自以  
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  
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



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  
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  
意乎異方竒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  
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  
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  
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  
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  
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脩行日慎一日擇地  
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嘆唐虞之道德唯

法是脩唯禮是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  
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  
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  
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上牧  
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  
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  
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  
子者遠吾恐世之嘆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  
身無由自達則可謂耻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

爲世俗之所笑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  
乃迨然而嘆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  
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  
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  
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求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  
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  
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  
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  
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

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  
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  
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君  
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裋之中  
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  
動不敢出裋褠自以爲得繩墨也飢則嚙人自以  
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死於裋中  
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虱之處  
裋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窮已亦

觀夫陽鳥遊於塵外而鷓鴣戲於蓬萊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余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妄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

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亾不爲天存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眦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

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易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

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亾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亾之術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飄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飡湯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旣申若言天下之喜竒者異之忼愾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僞之名莫識其真

金文卷之四  
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  
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  
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適乎有宗  
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爲均志同行  
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  
道已廢而未技遺華並興豺虎貪虐群物無辜以  
害爲利殞性亾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  
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鄰安期逃乎蓬山角李  
潛乎丹水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適死亦由茲

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  
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  
顏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  
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揔衆轡而安行顧而謂  
之曰泰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  
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爲門  
微道而以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  
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適  
則成彷徨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

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尙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迫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筴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

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道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則足以擒龐睢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羸牙旣老而弼周旣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媵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未存美宮室而盛帷帟擊鍾鼓而揚

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成陽曬木曾  
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藁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  
先得而後亾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  
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  
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  
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自以爲榮木根槎而  
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  
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方月出丹  
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雄亭亭在瀕臯厭厭

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倏仰間貧  
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  
兮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  
命升失勢與時隕寒暑代征邁兮變化更相推禍  
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負薪又何哀先  
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  
兮六合開生辰實兮日月隕我騰而上將何懷衣  
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  
常遂去而遐浮肆雲舉典氣蓋徜徉回翔兮漭漭

金文卷之四  
三十一  
之外建長星以爲旗兮擊雷霆之礮礪開不周而  
出車兮出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  
而迴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前者  
而弗修兮馳蒙間而遠迨棄世務之衆爲兮何細  
事之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  
羿使寬日兮召忻來使緩風扳扶桑之長枝兮登  
扶搖之降崇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  
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  
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

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  
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時奔而相迨惟  
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  
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迨兮歷寥廓而遐迨  
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于彼迨  
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  
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  
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  
遙遙茫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局大人微而



金文卷之四  
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  
之美人體雲氣之迥鴨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  
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姿燁日俱發兮采色  
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髮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曖  
隳而將逝兮風飄飄而振衣雲氣解而霧離兮靄  
奔散而未歸心惘惘而遙思兮眇迴目而弗睇揚  
清風以爲旛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疆兮  
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秉而先戈  
勾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

而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  
且爲行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靄樂遊  
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紱  
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喻浮霧飡霄霞與朝雲颺  
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隕策流  
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嘆曰  
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  
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爲貴夫世矣而惡  
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尊貴貴不足尊與世

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  
太始之前覽乎忽莫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  
而自舒飄颻於四運翻翱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  
沆瀣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爲毀聖賢不足以爲  
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以爲宅周宇宙以  
爲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未居夫如是則可  
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土  
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  
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

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  
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  
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踰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  
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  
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決莽軌  
沕洋汜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道覽焉則有  
逍遙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瀆瀆  
洋洋颺涌雲浮達於搖光直馳鶩乎太初之中而  
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

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  
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  
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測逍遙以遠迢遵  
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  
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  
而無聲下脩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  
教翔崔嵬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  
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隕地坼石裂林木摧太  
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薄隆陰竭海凍不流綿絮

折呼喻不通傷寒裂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倍熱隨  
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專一用意平寒暑勿  
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恣所經往  
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  
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逍樂所之  
真人遊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颺颺登黃  
山出栖遲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  
惟樂哉時世易好樂墮真人去與天回反來央延  
年壽獨敖世望我何時反赴湯湯路日遠先生從

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  
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鸚鵡不踰濟洛不渡  
汝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况四海之  
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爲卯耳如小物  
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  
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輒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  
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  
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  
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  
起先生於是方捧鬯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踣踞枕  
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

金文卷之四  
三十六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  
之載浮萍一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木華海賦

昔在帝媯臣唐之世天綱淳滴爲凋爲瘵洪濤瀾  
汗萬里無際長波潏灑迤涎入裔於是乎禹也乃  
鏹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浹啓龍門之峯嶺墜  
陵巒而嶄鑿羣山旣畧百川潛滌決莽澹泞騰傾  
赴勢江河旣導萬穴俱流倚拔五嶽竭涸九州瀝  
滴滲滂蒼蔚雲霧涓流決灑莫不來注於廓靈海  
長爲委輸其爲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  
爲狀也則乃洌澌澌灑浮天無岸沖融沆瀣渺瀰

炭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喻百川洗滌淮漢襄  
陵廣斥濇瀉浩汗若乃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翔  
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影沙礫石蕩颺島濱於是鼓  
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  
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  
五岳鼓舞而相颺澗瀆滄淪而滴潔鬱沕迭而隆頽  
盤溢激而成窟消泮滌而爲魁澗汨栢而迤颺磊  
芻芻而相逐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鮮會灑灑  
濕濕葩華踈沮瀕渟漶潛若乃霾曠潛消莫振莫

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尙呀呷餘波獨湧澎漚  
鬱礧礧磊山壘爾其枝岐潭淪渤蕩成汜乖蠻隔  
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迅鼓楫  
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  
濤遠決罔然鳥逝鷗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  
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  
虛訢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  
彷彿蝟像暫曉而閃屍羣妖邁迂眇騫冶夷決帆  
摧幢戕風起惡廓如靈變惚恍幽暮氣似天霄變

黷雲布靄昱絕電百色妖露呵嗽掩鬱曠睽無度  
飛澇相礮激勢相沕崩雲屑兩泐泐汨汨踈蹕湛  
灤沸潰渝溢濯渰濩澗蕩雲沃日於是舟人漁子  
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鼉鼉之穴或挂骨於岑嶽之  
峯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  
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  
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爾其大量也則南  
澮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徐潒溟  
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豈徒積

太顛之寶貝與隨候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  
所未名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  
像其色黻黼其形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  
崇島巨鼇崕峴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栖百  
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  
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  
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  
萬色隱鮮陽冰不治陰火潛然熇炭重燔吹烟九  
泉朱燼綠煙腰眇蟬蛸珊瑚琥珀羣產接連車渠

馬瑙全積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抗孤遊曼巖窟  
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喻波則洪連踳蹈吹澇則  
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鬢  
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爲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  
之嶽毛翼產殼剖卵成禽鳧雛離襍鶴子淋滲羣  
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鶩連軒洩洩滛滛翻動成雷  
擾翰爲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旣清天  
地融朗不汎陽候乘躋絕往覲安期於蓬萊見喬  
山之帝像羣仙縹眇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留舄被  
羽翮之穆纒翔天沼戲窮溟甄有形於無欲永悠  
悠以長生且其爲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  
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茫積流含  
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  
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漢武帝外傳

漢孝武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虺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見赤龍如霧來閉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翳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有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

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  
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  
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  
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恒在陛下前戲弄亦不  
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慙然加敬而訓之他日  
復抱置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  
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  
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名徹及卽  
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應神元

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禱訖  
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閑居東方朔董仲舒在側焉  
忽見一女子著青衣非常麗色帝愕然問曰何人  
曰我蘭宮玉女姓王名登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  
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以尋道求生降尊王  
之位而屢禱山岳勤哉有心似可教者從今日清  
齋不交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當暫至也帝下席  
跪謝言訖女子忽然不見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  
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

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于蜀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具錄靈官也帝於是登尋真之臺齋戒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到七月七日乃掃宮掖設座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束酌蒲萄之醴射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謐寂以候仙官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鬱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有簫鼓之聲人馬之響

復半食頃王母至也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輝光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惟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麟別有五千天仙側近雲駕皆身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帶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華清發真美人也王母東向坐着黃錦袷襜霞綵明鮮金光奕奕交帶飛火之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瓊

鳳文之曷映朗雲棟神光睥睨視之可年三十許  
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帝跪拜  
問寒暄畢而立因呼帝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  
精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  
累清香之酒非土上所有其氣殊絕帝不能名也  
又命侍女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  
鴨子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  
食桃味其美口有盈味帝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  
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

之不生如何帝乃止於是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  
侍王女咀花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  
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凌  
婉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擊同陰之磬段安香作  
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朗徹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  
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未欲修身當先營其氣太  
仙真經所謂行益者益精行易者易形能易能益  
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  
念靈寶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閑氣

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設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粗畢嘯命靈官

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乃止王母乃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此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漫神穢腦血滯濁五藏不淳關腎彭字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童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父不在人間實爲臭濁然後時可遊望以寫思念客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

下殿俄失所在一時頃侍女至夫人隨遣一侍女  
荅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  
遂替顏色迨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  
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  
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去如是當  
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  
真也王母曰是二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統十萬  
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有簫鼓之  
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

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  
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艷絕服青霜袍雲彩  
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  
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帶六山大玉之佩結鳳林  
華錦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  
坐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亦精珍與王母所  
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人汝  
當起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營  
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

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嚴之墟折嗜慾之根願無  
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  
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禱河亦爲  
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  
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  
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  
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鬼度是故精竭而鬼  
消奢則使真雜而鬼穢是故命逝而靈臭酷則喪  
仁而攻自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

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  
之斧斤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  
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待此小益以自知徃耳若從  
今已去捨汝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念矜寬  
惠鰥恤寡賑貧護弱薄賦愛身恒爲陰德救死濟  
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如是去諸淫養汝神於諸  
奢處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  
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  
母迺天尊之重下降於螻蛄之戶屈霄虛之靈而

詣於狐鳥之俎阿母至誠妙唱音容其敬勗節度  
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  
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  
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  
受性兇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  
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輒戴聖命以  
爲至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惟垂哀護賜其元  
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此言甚  
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志矣夫人曰若其志道

將以身投餓虎忘軀被弑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  
無憂也若其無志則心凝真信嫌疑之徒不畏急  
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存念故來必當  
賜與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  
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  
靈官暫合塵濁旣欲堅其胎志又欲令向化不惑  
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  
三年吾必賜以成丹半劑石像散一具正爾授之  
則徹不得停當今匈奴未彌邊疆有事何必令其



倉卒褻天子之尊而便入林岫耶如其回改吾當  
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當咀上元夫人至言必  
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務書之金簡以身模  
之焉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  
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眄否  
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  
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  
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一且與汝靈光生經可  
以通神勸心也帝叩頭固請不一王母曰昔上皇

清虛元年三月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  
長察丘山之高卑名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  
擬諸鎮輔賁昆陵以舍靈仙飭蓬山以館真人安  
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於扶桑之墟於是方丈  
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  
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  
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震蕩羣精諸仙玉女  
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目山源之規矩  
覩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龍長周旋逶迤形

似善字是故因像制名定名實之號書形秘於玄  
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轉章道士執  
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敏然數  
訪仙澤扣求不忌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  
奉敬如事君父泄失示人必禍及也夫人語帝曰  
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  
五嶽真形可謂至真且貴上帝之玄觀也子自非  
受命合神弗見此文今雖得其形觀其妙理而無  
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

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  
東蒙之文右庚素招攝殺之律壬癸六遠隱地八  
術丙丁八大九赤班符六辛八金致黃水月華之  
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  
十决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曲素訣辭長生紫  
書三五順行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  
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萬精驅百  
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  
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子不識清真今日聞道

是生命會遇今聖母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  
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  
啓發弘益無量惟願告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  
蒙雲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凝不敢多陳帝  
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  
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將以與之  
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精潔至誠  
殆非流濁所宜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  
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羽翫

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子童就吾求請太上隱書  
吾以三光秘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有言見  
助於子童之志以吾既難爲來意不獨執昔至於  
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來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  
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  
二事必當匝而成之緣何令主人稽首請乞流血  
耶夫人曰誠不顧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  
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又宜授得  
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

金文卷之四  
四十一  
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  
向不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而不傳  
是銜天道此禁乃重於傳耶別敕三宮司直推夫  
人之輕泄也吾五嶽真形文乃太平上天皇所出  
共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復當授於劉徹耶直  
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仙之  
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天下盼之爾  
至於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傳之夫人且有致靈之  
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

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  
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  
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  
氣滯暴服精不純何能成真仙浮空參差乎勤而  
行之庶幾不死千年明科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  
非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自難良匠能  
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又何足隱之耶夫人謝  
曰謹受命矣但環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  
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

禁已表於照生之符矣環所受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兄傳大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頃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微中元君凡十二事與環所受者同青真是環之大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王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其篇目者亦是愍其有心特欲堅其專氣今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拘執銜泄天道矣願不遂焉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

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夫人卽命侍女紀羅容促到福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事畢過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臭濁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羅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秘事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且

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  
近帝處見有上言之者甚衆云山鬼笑於叢林孤  
冤號於絕域輿師歸而族有功忘兵勞而縱白骨  
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  
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赦不敢違耳  
王母笑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徹念  
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  
殆已相掩但自今以去勤脩至誠奉上元夫人之  
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冤窮鬼有破

屋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  
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天向地而呪曰九  
天浩同太山耀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清靈者妙  
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脣安精年  
榮授以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  
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流青我傳有四萬  
之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及是  
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青  
真小童太上中黃道君之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

弟子也姓楊名陵字庇華形有嬰孤之貌仙宮以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鑒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直俊游于浮廣推此始運館于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君從爾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而之真精六甲者立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玄景之臺子其爲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

蘭簡之帛約以紫羅之索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形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歿輕則禍鍾於父母詣玄都而受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弃疾

金元卷之四  
四十五  
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  
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  
林之瓊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荅歌歌  
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  
而紀焉至明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龍虎車  
馬導從音樂如初來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西南  
而去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夫人乃信天下有  
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  
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

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几封以白玉之函以珊  
瑚爲床紫錦爲囊安著栢梁臺上數自齊縈朝拜  
燒香洒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  
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  
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  
狄路盈怨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  
一月巳酉天火燒栢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  
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並失王母  
當知武帝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



龍而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  
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蓋  
屋西憇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  
葬茂陵夕帝棺目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  
有異香營陵畢於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一月許  
帝塚間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  
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  
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  
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云商人也

從關外來宿廊市其日見一人於北車巷中買此  
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卽交度實不知賣箱杖  
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  
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  
者使隨身歛到延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  
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  
東觀臣姓名記日月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  
經箱奏宣帝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郎此  
關祭見經及箱流涕對曰中此孝武皇帝殯殮時

金匱要略卷之四  
四十一  
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  
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  
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鍊尸骸度地尸然後  
得尸解而去且先斂箱杖乃顯貨於市經見山洞  
自非得道者孰能如此乎



